

劉賓客文集卷一

幾輔叢書

唐中山劉禹錫著

賦

問大鈞賦

并序

始余失臺郎爲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月人咸謂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調歲二月有事於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歛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敢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次第

劉賓客文集卷一

其詞以爲賦

圓方相函兮浩其無垠宵冥翕闢兮走三辰以騰振孰主張是兮有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歛以臨下兮巍乎雄尊天爲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中與人差近身執其權心平其運循名想象斯可以訊曰嘻蒙之未生其猶泥耳落乎埏埴唯鈞所指忽然爲人爲幸大矣上賦其形七情與俱嗇智不授畀之以愚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人或譽平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兮否踰數而叵量雖一夫之不獲兮亦大化之攸病

謹薦誠土問兮俛伏以聽是夕寢熟夢遊乎無何有之鄉
抗陛級於重霄兮異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巾金甲而燁
煌領一作命之使前兮其音琅琅曰吾大化之一工也居上

臨下廉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生類積億
橐籥圜匡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嗇不守以愚覆爲
汝賊旣賦汝形輔之聰明盍求世師資適攸宜胡然抗志
遐想前烈倚梯青冥舉足斯跌韜爾智斧無爲自伐鑿竅
太繁天和乃洩利逕前誘多逢覆轍名腸內煎外火非熱
今哀汝窮將厚汝愚剔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痍
兮招太和而與居貴以待人兮急以自拘道存壺奧無示

劉賓客文集卷一

二

四隅軋物之勢不作兮見傷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嗇
乎且失貞而騰氣者膻膻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
輪是蹈以不息爲體以日新爲道俛鱗蜚走灌莽苞阜乃
牙乃甲乃殳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薨各乘氣化不以意
造賦大運兮無有淑慝彼多方兮自生醜好爾奚不德余
以驟壯姑尤我以速老邪觀汝百爲又或不然赤子哇哇
忽其能言亦旣名物幾時踟躕春耕其邱投種之日釋耒
而歎何時實粟望所未至謂余舒舒欲其久留謂我譬如
我一子二誰之曲歟彼蒹葭之蒼蒼兮霜霰苦而中堅松
竹之戰敝索籜兮不若櫛筍之可憐納材葦而構明堂兮

固容消而力完揚且之哲兮不可以常然當錫爾以老成
蒼眉皓顙山立時行去敵氣與矜色兮噤危言以端誠俾
人望之侮黷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
何受教而回蘧蘧形開嚮之威神孰爲來哉乃遽衣促盥
端慮滌想委佩低簪持簿叩顙而言曰楚臣天問不酬今
臣過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愚終期以壽忘上問之罪濯已
然之咎心憎故術腹飽新授馳神清立拜手稽首兮

砥石賦 時在朗州 并序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而傷物媪神噫溼淪色壤味雖金
之堅亦失恆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澀不可拔剖其室

劉賓客文集卷一

乃出遡陽眇眇傳刃蒙脊鱗然如瘡痂如黑子如青蠅之
惡銳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哀 密石以遺余
沃之草腴雜以烏膏切劑下上眞質焯見躊躇四顧道 余
切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客曰吾聞諸梅福曰爵祿
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摩鈍有是邪余退感
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爲佩遭土卑而愿作兮雄銚爲之潛晦
如景昏而蝕既兮與肌漆而爲癘顧秋蓬之不可劑兮尙
何遊乎隴髀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百汰之至精蟠
一檢而多恙豈害氣之獨然兮將久不試而然彼屠者之

刃一作兮獵者之鋌不灌不淬兮揉一作錯銜鉛日鼓月

揮兮剗腴擊鮮皖一作燿燿以耀芒蒼淫夷而騰羶豈不

涉暑而蒙沴兮鼎用之而成妍有客自東遺余越砥圭形

石質蒼色膩理剗其鱗皴滑以滄漣如衣澣垢如鼎出否

霧盡披天萍開見水拭寒焰以破昔擊清音而振耳故態

復還寶心再起既賦形以終用一蒙垢焉何恥感利鈍之

有時兮寄雄心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爲利法以砥

焉化愚爲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以奏得

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隨道闊狹用之得

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此大砥以礪兆民播生在天成

劉賓客文集卷一

四

器在君天爲物君君爲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而患乎無
賢歟

楚望賦 并序

子既謫於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與夜郎諸夷錯雜繫乎

天者陰伏陽驕是已一無此二字下同繫乎人者風巫氣窳是已

一有是二字囂氛浮浮利於樓居城之麗譙實鄰所舍四垂無

蔽萬景空入因道其遠邇所得爲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實生沴天濡而零土洩

而泥氣罕淑清兮淫氛曠曠中人體支兮爲瘥爲瘵以曠

滌煩兮利居高於物外我卜我居於城之隅宛在藩落麗

譙渠渠四阿垂空洞戶發樞眸子不運坐凌虛無歲更周
流時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貺予櫺軒之外羣山龍從岡
陵靡地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竊蔚森聳露夕霞朝望如飛
動蒼廡之下大江瀕洞支流合輪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
沒兩涯涵泳之族聳牙一作嗽呀秋水灌盈漩石飄沙流
枿軒昂舞於盤渦逮及收潦澹如醪醕白石磷磷倒影羅
生蘋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烟絲與空蒼然湘沅之春先
令而行臘月寒盡溫風發榮土膏如濡言鳥嚶嚶三星曄
其曉中植物颯以飄英雲歸高唐草蔽洞庭目與天盡神
將化并圓方相涵遊氣香冥熙熙藹藹藻飾羣形枿樹童

劉賓文集卷一

五

邱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景曜明恢台之氣發於春季涉
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瀼沸翔禽跼墮咥味垂
翅曦赫敲蒸陽極反陰二儀交精下上相歆雲興天際歛
苦車蓋凝臚未瞬彌漫霏靄雷出火喬木糜碎般地蒸
空萬夫皆廢懸霤縵縵日中見昧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
陰之中景物澄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旣望曜於丹
泉上鏡下冰湔塵濯烟宿麗潛芒獨行高躔皓一氣之悠
然潔有形而溢清立杳微明而斐疊想遊目於化先夜無
朕以徂征金霞暈乎海壖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如墮
半沈層瀾雞啁晰而晨鳴兮日荏苒以騰晶動植瞭兮已

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誼卑洵浩浩以營營追向時
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夢還獨仿像而馳精
日次於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水泉收脉故道_{音宜}削行
爲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綵翠於沙
礫時時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鴈俱來寒氛委積萬
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滴灑林遞響浙瀝梢械飛電照
雪以騰光柔蔬傲霜而透圻躔次殊氣川谷異宜民生其
間俗鬼言夷招三閭以成謠德伏波而構祠投粬粬_{尼呂反}
以鼓檝豢鱸魴而如犧蟠木覩深孽妖憑之祈年祛癘蠲
敬祇威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誠致祝卻略躩踞_{躩踞刺龍動兒}

劉賓客文集卷一

見靈光賦渚居蠡食大掩水物吾張餌陷不可遁伏顯舉潛絕
晝撞夜觸設機沈深如拾於陸彼遊儵之瑣類咸跳脫於
窘束雖三趾與六眸時或加乎一目亦有輕舟軒輕泛浮
挖綸往復馴鷗相逐莫夜澄寂嘯歌羣族偕音俚態幽怨
委曲逗疎柝於江城引哀猿於山木巢山之徒捭木開田
灼龜伺澤兆食而燔鬱攸起於巖阿騰絳氣而蔽天熏歇
雨濡穎垂林巔盜天和而藉地勢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閑
人逸爲末作求金渚涘洵汰瀆澗流注澗沱繁光熠燿燭
賈來貿發於懷握無翼而飛潤於豐屋晒耕耘之悒悒徒
胼胝以自鞠我處層軒日星迴還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

變見乎其間非耳剝而臆說兮固幽求而縱觀觀物之餘
遂觀我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閭
遠莫遠兮故園舟有楫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吾又
安知其所如悅臨高以觀物

傷往賦

并序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遣情爲智豈至
言邪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天闕弗遂也作賦以傷
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悒悒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歎
而復悲人或朝歎而莫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乎三

劉賓客文集卷一

七

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於衰猶昧爽之必莫
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暉飄零日
及之萼

日及槿也朝生暮落
一名王蒸出爾雅

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

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
野農氏桑者舉棧來儲亦在林下我觀於途裨販之夫同
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灌叢雙泳漣
漪薨薨伊蟲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
殊必雄雌而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
復虛室目淒涼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
嬰兒何所丐沐兮何從仰節襦袴在身兮昔圖蹉跌鞶囊

附臂兮餘馥藏蕤誠性之全惑顧童心兮如疑曉然有
難繼之慕漠然滅好弄之姿指遺袿兮能認遡空帷兮欲
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偃一作兮絃柱綠
瑤臺傾兮鏡奩空寒釭委灰虛幌多風隙駒晨轉窗蟾夜
通步搖昏兮網黏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蛩蛩閱刀尺之餘
澤見巾箱之故封玩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躚
於是非求窳窳與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
注視以寂聽怳神疲而日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
中系曰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劍
一去無遺音悲之來兮憤予心洵如行波洊淫悵緣情
而莫極思執禮以自箴已焉哉苒苒生死悠悠古今乘彼
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涯之情愛悼
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兮何
人子獨累歎而長吟

劉賓客文集卷一

八

何卜賦

余旣幼惑方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兮
將取質夫秉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思乃
招而祝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窮人
莫不病有時而間伊我兮久而滋蔓我聞人肖五行動止
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之早人斯具舟三月之熱

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子

一作子下句同

首圓而足方子

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
賁居賁而未嘗剝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
其誰鶴胡不截鳧胡不裨夔何罰而蹠蹠虻何功而扶持
紛紜恣睢交作舛馳似子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於
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
之是非在此爲美兮在彼爲嗤或昔而成或今而虧君問
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淹淹兮孰
捨孰操豕喙之毒莖雞首之賤毛各於其時而伯音霸其曹
屠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豨作俑之工非曰
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斲輪絡首縻足兮驥不能踰一無踮
踰字
前無所阻兮跋鼈千里同涉於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
者之凶同藪於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穆之厄故曰是
邪非邪主者時邪諒淑惡之同出兮顧所丁之若何夫如
是得非我美失非我恥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常而俟
之夫何卜爲言訖執龜而起子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
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謫九年賦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爲深愁莫高者天莫濬
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謫至於數極長沙之悲

三倍其時延尉不調行當歧而天有寒暑閏餘三變朝有
考績幽明三見顧堯之民兮亦昏墊而有歎歎息兮倘佯
登高高兮望蒼蒼突弁之夫我未始黃合抱之水我來猶
芒山增昔容水改故防童者鬱鬱而澗者洋洋天覆地生
翦兮無傷彼族而居彘之投荒彼軒而遊昨日析楊信及
澤濡俄然復常稽天道與人紀咸一償而一起去無久而
不還夢無久而不理何我道之一窮兮貫九年而猶爾噫
不可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變化之莫及兮又安用夫有
天地之形爲

不望賦

劉賓客文集卷一

十一

邈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晦明轉續兮八極鴻濛
上下交氣兮羣生異容發孤照於寸眸鶩遐情乎大空物
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騁望以盡意
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瞿瞿忘懷者熙熙慮深者
瞠然若喪樂極者沖然無遠外徒倚其如一申糺紛兮若
斯望如何其望最樂晡慶霄兮邈阿閣如雲兮天顏咫尺
如草兮臣心踊躍扇交程兮葳蕤旗升龍兮螭略日轉黃
道天開碧落凝瑞景於庭樹掬非烟於殿幕望如何其望
且懽登灞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蔥蔥兮佳氣
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闌干遊御史之驄馬逐倖臣

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兮越四隩漢帝仙臺兮
秦皇海嶠霓衣躡於河上馬跡窮乎越徼紫氣度關而斐
齋神光屬天而照耀睨眷眷以馳精聳專專而觀妙望如
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兮窮冥冥楚塞氛惡兮蕭關燧明暈
籠孤月角奮長庚沙多似雪積有疑城烟雲非女子之氣
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柴之虛警破來騎之先聲信有得
於風鳥示無言於旆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兮年光
度雕輦已辭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莫俟翠華
之儻來仰立天以自訴况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
葉香餘歛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烟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

劉賓客文集卷一

十一

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墓拍琴翻朔塞之音挾瑟指邯
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俛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
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說萬族獨含
嘖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九回腸羨環拱
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棠諒衝斗兮誰見伊戴盆兮何望平聲

豈止蘇武在胡管甯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
鶴頸長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
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
歌曰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回首不作涓濱垂釣
臣羞爲洛陽拜塵友

山陽城賦

井序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車賈涕於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之氣兮焉如踣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芒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維之再敷邈汜陽與鄩上悅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爲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茅迄武乃穫桓靈之欲縱心於昏熟其妖焰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奸雄乘釁而騰振物象摧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世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爲文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蓋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日久矣莫可追陞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後王之元龜

秋聲賦

井序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皆得時行道之餘興猶有光陰之歎况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宵窅悠悠百蟲迎莫兮萬葉吟秋欲辭林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兮臨水非我土兮登樓晚枝

多露蟬之思夕蔓趣寒螢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蚤脫
驚綺疏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
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雁叫兮音書絕遠杵續兮何洽
冷虛窗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絲當自然之宮徵
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苔合一作冷荒園露滋草蒼蒼兮人寂
寂樹槭槭兮蟲唧唧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
佐主施九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
異宋玉之悲傷覺潘郎之么麼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
韉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眴天籟而神驚力將瘳兮足受
緜猶奮迅於秋聲

劉賓客文集卷一

劉賓客文集卷一終

劉賓客文集卷二

唐中山劉禹錫著

碑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於三事得立四廟備物崇祀以交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維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於西京崇業里公時鎮劔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甲綬品俱第三請如式以奉宗廟制曰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禘其主於三室明年公入爲御史大夫復以十二月躬行烝祭間歲公出梁州就拜

劉賓客文集卷二

一

司空禮崇異數廟加祀室太和二年增新室旣成禘顯考於尊位告饗由禮觀之者以爲世程第一室曰上儀同幽州別駕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曰湖州安吉縣令贈尙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曰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曰溫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太夫人博陵崔氏配初周靈王太子晉遇浮邱公化爲神仙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於秦者曰翦三世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徵君霸霸孫甲亦號徵君徙居祁縣爲著姓故至

於今爲太原人自漢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
尚書廣陽侯罔廣陽有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
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興於太原實從
義旗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
子理二邑不躋貴仕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戶部府君幼
孤以孝聞於鄉曲未冠以文售於有司由前進士補延州
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陽尉歲滿
遷渭南天后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由渭南轉河陽適逢
建萬象神宮甸內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繇是名益聞
開元初以大理司直馳軺車聯轡大獄闔禺朔漢所至決

劉賓客文集卷二

二

平蚤以樂棘傷生晚成劇恙樂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太
尉府君生於治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有五賁然從秋賦
明年春升名於司徒又一年玄宗御層樓發德音懸文詞
政術科以置髦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復以
能通道德南華沖虛三真經進蓋屋尉天寶中厯右拾遺
左補闕禮部司駕二外郎屬幽陵亂華遣兵南服因佐闔
粵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甯江南爲吉地
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府君牧溫州朝廷虛公卿以俟高
第及聞訃永嘉人輟春罷社搢紳間以不淑相弔焉雖位
負於道而邁德垂矩後之人得以纘承丕揚之其儲休啓

祐有自去爾生三子皆聰明絕人長曰沼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曰潔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季子也蚤在文士藉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自藍田尉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廷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冊免常居大僚今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爲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黃鉞以伯諸侯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辭曰

劉賓客文集卷二

三

闕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耽耽犧以潔牲粢以大糝交神尙敬合魄尙氣子姪宗工駿奔奉事副筭侈袂儼恪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裸以濯以伏以興水陸具來羶薌畢登列於圖方其器增增乃禴乃嘗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幄踳踳堂間禮成起慕涕落玄袞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與榮偕逢時奮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爲貴惟公之達兮名以顯親惟公之仁兮德以澡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祇肅於廟之門

東都留守令狐氏家廟碑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恩澤列爲元侯得立家廟以奉常祀制書下其奏於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於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季弟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埴墉以尙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甯謚第一室曰秦州上邽縣尉諱濬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曰縣州昌明縣令贈吏部尙書諱崇亮以妣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曰太原府功

劉賓客文集卷二

四

曹參軍贈太子太保諱承簡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圭入覲眞拜戶部尙書進爵爲魯侯旣辭戎旃得以列侯謁三廟是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栗然以敬旣齋盡志歆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具物始躋而虔恭終獻而汎瀾旣卒事顧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牒於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夫魏顛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是己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爲晉卿始封於魏自萬至顛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虬仕拓跋魏爲燉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遂占數爲郡

人藍田之孫熙在隋爲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之玄孫道克肖而位不至惟尙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耀而德已基惟太保府君志爲君子儒以明經居上第調補陽安縣主簿歷正平尉汾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府兵曹終於太原府首掾始以專經進旣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辨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愷悌以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充齒耄獨享天爵故休祐集於身後徽章流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尙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尙書三加右僕射四爲今稱

一作四進太保五爲上公

先夫人亦四徙封密印纍纍邦

劉賓客文集卷二

五

族聳慕生三子皆才彭陽公爲嗣次子從端實肅給今爲檢校膳部郎中參河東軍事季子前所謂監察御史今主柱下方書溫敏而有文綽綽然真令兄弟唯彭陽以詞筆取科名累參侍從由博士主尙書牋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爲冠擁節總戎率身和眾留惠於孟津變風於浚都言方略者以爲能夫浚師嘍喑難治乘釁竊發寢成習俗莅止一作政五載飲和革心東馬來朝熊羆隕涕問公還期觴必祝之留爲常伯旋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翹瞿瞿盡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慕怵惕乎霜露齋莊乎廟祧睦其仲季施及

鄉黨言孝悌者歸厚焉勒銘於碑以代夷鼎文曰

己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用
柔日醴醖苾芬牲牲博膋籩甗在房蕭管在庭孝孫烝烝
躬若奉盈低簪委紳薦俎登銅盼蛩交感涕流緣纓禮以
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丕祉工祝告訖退循軒阡
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之寵光佐憲皇穆穆皇皇
西省東臺迭爲侍郎國之大政咨爾平章敬宗凝旒俾鎮
雍邱入爲地官令守東周彭陽之忠厚宜介福以壽東郊
旣釐可復朝右縣縣其胄系於周舊由我顯起必昌其後
太和紀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己酉

劉賓客文集卷二

六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
非有卓然異績結於人心浹於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
四年高陵人李士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劉君之德詣縣
請金石刻之縣令以狀申府府以狀考於明法吏吏上言
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尙
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
可今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於道周云涇水東行注
白渠灑而爲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
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專其腴每歲少

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寢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專之公取全流浸原爲畦私開四瀆澤不及下涇田獨肥它邑爲枯地力旣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焉

一作馬

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榮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

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冤銜忍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癩疽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於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覃爲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

劉賓客文集卷二

七

持詔書詣白渠上盡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日京兆下其符司錄姚康士曹掾李紹實成之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眾雲奔憤與喜并口謠手運不屑馨鼓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曰一無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

日字

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詣府控告具發

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顙血污車茵丞相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眞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恡第未周知情僞耳卽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

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脈宣氣蒿荒漚胃一作迎稻

澤澤音釋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鋪前定孺直告

已事君率其寮躬勞徠之烝徒謹呼奮襁襪而舞咸曰吞

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姦犯豪卒就施爲嗚呼成功之難

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服一作引而東

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

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

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爲七堰以折水勢

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北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盡

撤不當擁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

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尙書德威之五代孫大

劉賓客文集卷二

八

歷中詩人商之猶子時好文學亦以籌畫干東諸侯遂參
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於高
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衣
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爲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
於蒲錫紫衣金章歲餘以課就加司勳正郎中執法理人
爲循吏理財爲能臣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人蒙被
惠風而惜其捨去發於胸懷播爲聲詩今采其旨而變其
詞志於石文曰

噫涇水之透迤漑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鋼上
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蕊兮劉君來能愛人

兮恤其隱心旣公兮言旣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
沈疴痊劃新渠兮百畎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
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翔翔遺我福兮牽我
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甲
子薨於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諡曰某是歲臘月丁
酉葬於萬年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爲諸侯爲大夫
門戶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於新阡云公諱陟字

劉賓客文集卷二

九

殷衡其先在夏爲車正以功封於薛下古以降爲譙郡人
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爲京兆人隋唐之際再世以明經
爲博士家有賜書曾祖簡亦以文學爲太子司議郎大父
乾繹仕至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道而尙晦終徐州司功
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
錄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幼而擢陵菴之秀
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鄉賦
暨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盡
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卽位
聲惶一作煇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

持節卽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寮以自大遂嘿表公
爲介授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爲人子不敢許以遠稱
病弗果行歸甯壽春養志盡敬丞相楊炎勇於用才擢公
爲左拾遺奉安輿而西未幾再集茶蓼居後喪將闋是歲
建中四年京師急變黃屋順動狩於巴梁公徒行間道以
歸王所旣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
不拜職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回入尙書爲司金元士且
參樞筦之務有頃持愍冊宣恩於薊門將行錫銀朱於青
蒲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爲眉目在選
士爲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

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事
者繫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飾也會江淮間民被
水禍上愍焉特命公宣撫之許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
東風變枯條其利病復奏咸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
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之尹坐譴已
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欲文致而甘心
焉公侃然持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
旣清以餘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
卽真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
公嬾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遣如第且敕

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司以不起聞上震悼加
等公娶琅邪王氏石泉公之曾孫友堦皆一時彥士長子
某蚤不祿第二子敬則歷太僕少卿今爲濮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賜金紫以連最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
以詞裁似續登文科歷左補闕今爲尙書刑部郎中第四
子吳舉進士最小子某咸砥礪纂修宜爲名公家子其邁
德垂裕之光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
所舉則在西省薦權丞相由右史掌訓詞在中銓表揚僕
射由地曹郎綜吏部三公後爲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
以揣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

劉賓客文集卷二

十二

璞由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鑿移於大治則鎔範
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庚之什
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旣齋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三
子在郎位被霑澤再追褒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
今之碑制用三公云銘曰
仁麟智龍爲瑞一辰未若君子瑞於人倫惟唐德宗道類
漢宣責實繩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籍在雋賢從難表節
執羈而還帝曰汝器黃流瑟然可爲大僚左右化源乃節
王度乃馳輜軒旣執利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貯在顏間
守法持正嶷如秋山火不侵玉倖臣畏服鳳鳴祥烟臬噪

低跽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寐無寤其名愈遠門人達者
赤舄玄袞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駢驅朱輪佳城
何在胄貴之里螭首龜跌德輝是紀嗚呼後人下拜於此

劉賓客文集卷二終

劉賓客文集卷二

三

隱賈善文集卷二終
不作於貞元
在則位被帝清
今之稱謂用二
仲亦貴貴之里
赤舄玄袞公居
赤舄玄袞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胄貴之里螭首龜跌德輝是紀嗚呼後人下拜於此

劉賓客文集卷三

唐中山劉禹錫著

碑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

薛在三代爲侯國介於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爲齊所并其公子奔楚錫土田於沛漢末避仇之成都曹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爲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爲夏車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舄奕冠世言氏族者署爲關內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車服錫爾子孫世世有之公諱審字某曾

劉賓客文集卷三

一

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尚書郎雍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繪有雋材刺三郡金密縣皆以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侯烈考承矩以文亡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覆露補崇文生歲滿得調主簿書於毫之譙苦二邑又尉於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公爲對乃授監察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雁門主穀糴具舟楫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爲榜夫千有餘人隸尺籍伍符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泝河北行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回遠必克期如合符一歲中省

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內史未幾淮海節將以戎倖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事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申命真相趙國公帶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簾幃器備乃曰信奇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爲泗濱守旣報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若音寨家桴筏者與華言不通公兼戎索以治

之五州民咸說元和十年某月某日薨於位年六十七贈

劉賓客文集卷三

二

左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蚤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節度使說之女生子凝爲嗣季子茂弘以諸侯禮儀返葬故里蛾眉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日開成凝爲平盧從事謹按令甲礮碑石來乞詞以垂於悠久初公治粟於朔陲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入尚書爲郎職隸計司因白計相召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間關外役竟不克面然而公之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爲根柢誠明枝葉之直方爲天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萬然繇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丞相李太師誌其墓其略

曰弘深莊重幹敏絕人此與遊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
故作銘曰

河汾齋淪鼎氣歆雲散爲昌光疑爲賢人常侍之生其宗
孔碩從祖昆弟誦誦三百文館入仕幽龍未光尺木爲階
歛然欲翔司會知材績宣朔方邊師萬喉俟我贏糧泝於
黃河路出戎疆募乃勇士皂衣挽航膺索臂弧穹廬在旁
虜聞公名憚不敢攘安北以南列城相望率有儲術皆成
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淮海軍大往爲司馬軍中之治
可移諸民乃牧於泗乃廉於閩閩悍而囂夷風脆急恩信
綏之妥然如蟄閩方不淑天奪其福公薨於寢玄頰以復

劉賓客文集卷三

三

天王廢朝贈之金貂莓莓晉原鬱矣中條大墓舊汗松楸
蕭蕭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尙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
舍於兌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且董淮揚汝
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於宣父之室陋宇荒階不足回旋
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許
爲兵衝運戰交猝卒無甯歲耳說鉦鼓不聞弦歌目不知
書不害爲智爾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壹出於軍容今幸
天子憐許民爲擇賢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

先後之於是元年修戎律以通眾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
瘼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瀛水之瀕
城池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柄枝梧載墜
載塗一作載獸一作焉陵虛寢廟弘敞齋宮嚴闕軒墀

塗載奠獸

獸一作

廡儼雅清潔門庭牆仞望之生敬外飾觚稜中設黼幄嚮

明當之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
及門觀奧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尊彝籩豆青黃規
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陞降之節遵國章也藏
經於重檐斂器於庑櫝講筵有位鼓篋有室授經有博士
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灑埽有廟幹公又割隙地爲廣

劉賓客文集卷三

四

圃萌其柔蔬而常菹旨蓄之禦備捨己俸爲子錢推其孳
贏而鹽酪釭膏之用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
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糜
勇爵戴鶡冠者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矜甲冑者知根於
忠信服縵胡者不敢侮逢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
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詞欲行乎遠也公名
宗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三帝碩學冠天
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
藏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修之刑乎事業播於聲詩
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近

年牧汝洲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於麗牲之碑
銘曰

許分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鬪頰頰亦有儒宮軋於
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向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
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胄子入於
門牆如造闕里春誦夏弦載颺淑聲風於閭闔浹於郊坰
途讓班自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誦
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媒語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
斂容拱手魯有泮林烏革其音許崇學教民說其教鑄於
圭石以志新廟

劉賓客文集卷三

五

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
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太師諱倕字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旣封於營邱子伋
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於崔遂以爲氏後十四世至秦
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又十五葉生琰
爲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七兵之弟曰
寅爲樂安太守公卽樂安八代孫始以門子補鄭州參軍
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處伯仲間以友聞讀易至編絕
以精易聞至德中戎羯猾夏王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因
時以自奮乃作伐鯨鯢賦上獻旣聞爾矣果器之會第五

丞相以善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有鹽鐵使之目慎選寮屬表公爲介轉臨晉縣丞處繁應卒銚刃不頓府罷再遷至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爲戶部侍郎掌邦賦急於用材薦公爲監察御史主河東租庸之務尋轉侍御史充京東平一作和羅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機儲精治本有漢宣與我共理之歎謂大臣求可當良二千石者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成詔書顯揚就加眞秩益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爲丞相制國用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戶部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於蒲修牢益謹衡石煎和既精餉散乃盈商通而荐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絀

劉賓客文集卷三

六

網而國用益饒歲杪會其所入羸羨什百詔下褒其能轉吏部正郎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富其材而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某月某日遭疾終於治所上聞悼之因降愍冊贈鄭州刺史賚錢五百萬以備飾終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葬於成周之偃師從世墓也累贈至太師夫人隴西李氏汾州司倉參軍咸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邠及公時已爲左拾遺後至太常次日鄴至太府卿次日鄩至外臺尙書次日郇今爲廷尉次日鄩至執金吾季曰鄩今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夫人姑臧冠族以蘋蘩組紉輔佐君子爲令妻積三

十餘年以慈儉忠厚訓誡諸子爲賢母二十有三年當永貞初順宗踐阼澤流自葉長子邠時爲詞臣草冊書以文當進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優詔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君士林聳慕皆自痛其不及邠爲太常艷爲大農咸白髮貴綬以奉膳羞諸季各以簪裾給事左右愉愉然先意無違言世榮者舉無與比以子貴累封贈至涼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壽七十有九是歲十月某日合祔惟太常及尙書暨今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爲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文昌宮其間三人歷八侍郎統而論

劉賓客文集卷三

七

之三大卿兩連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爲世雄與姑臧李范陽盧世爲婚媾入於姻黨無第二流言門闕者許爲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尙書璜爲吏部郎瓘爲司勳郎其它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詵詵然魚貫而進文業甚似而孝謹不衰猗歟君子之澤其所從來遠而有光於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詔於明庭始操國柄仲月奉嘗事於家禮成起慕悄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敬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條白事功咨於學古者徵其詞尙信也又命宗祝卜柔日告於廟盡誠也儀甚備而敬有

餘斯所謂達禮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於道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爲之冠瞻其門牆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
多材如彼椽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炯如貫珠
焯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於其堂亦旣暨茨生逢
艱虞戎夏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叢飛輓四馳
厯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糴乃分竹使治粟爲邦其道
一致蒲實近地鹽爲利泓使車來思剗弊立程吏廉商通
歲倍其贏奏課連最德音褒明就加執法好爵兼榮天賦
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沒揚淑聲上聞軫懷侑樂爲停
贈禋之禮侔於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太邱種德乃稔
身後家有令子妻爲壽母三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
如龍如虎眾婦來饋維筐及篋佩玉鳴環交響庭戶申申
秩秩歡不踰矩昔爲甲族今爲興門天爵人爵蔚然兩尊
先德蔭之默如重雲孕和合粹濯潤本根景毫之原圖書
之川陽陵帝壇旁礪回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
拜於碑前

劉賓客文集卷三

八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僊時
人曰王子因去姬爲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

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爲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爲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下傑著書行於世旣沒諡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爲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徵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卽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贈尙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績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號東臯子文章高逸傳乎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二一作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公雅有遠志常自忖度我

劉賓客文集卷三

九

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厚自淬琢於春秋得其公是於禮得其約僑居泚水上躬督穡事善積於己而淮楚間羣彥多與之游公歉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聞去聲俾家聲不頽今夫以

文學茫洋當世者誰如華卿庸自棄耶入謀於閨門咸以外言爲是因決策而西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尙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榎楠生於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眴歆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旣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主者書記於嶺南授正字參謀於淮右進協律郎其後佐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爲上介官至兼監察御史司

憲聞其賢徵入南臺轉殿內厯侍御史改尙書戶部外郎復爲知己所薦遷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爲尙書戶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狷直爲飛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閣上爲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此公終以言責爲憂求爲虢州刺史宰相惜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大凡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迹而固公雅爲今揚州牧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在虢略贊皇入相擢爲左曹

劉賓客文集卷三

十

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薦居數月遷河南尹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厯之時論不以爲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尙體度風采而別白區處之宣城國之奧壤其治在束吏惠下蘇罷羸讐剽輕而勞徠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揆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羣務舉遇中貴人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於理三者具求政之有裨曷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元年十二月八日薨於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軫悼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於河南府永甯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於滎陽鄭氏

生三女而沒今蓋祔焉一子曰慶存方亂矣猶子前太原
府參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蚤孤荷世父常侍之覆
露今其嗣幼未任充家姑封琴書司管鑰以俟其長竊懼
世父之德音不敷思有以垂於後者以誠告於從叔大司
農復命曰俞謹礪貞石以乞詞無忽余昔爲郎與常侍同
列已熟其行實及讀墓誌卽今丞相益州牧趙郡李公之
文自稱爲忘形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以第一官處
之牢讓不取羔鴈所禮則河東裴夷直天水趙哲隴西李
行方吳郡陸紹梁國劉蕢博陵崔珣人咸曰得士夫揚州
少與也而見器益州寡合也而見親六從事材不一也而
畢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銘曰

劉賓客文集卷三

十一

隋有文中紹敷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鍾於
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麓中泳後大蘭茅茁然
秀出叢蒼善不近名其聲日彰行勇於退其道愈光哲者
知之寘如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爲郎以和佐戎以惠臨邦
以直司諫以公駁政守於三川頑民底定乃鎮於宣先馳
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旆旌問誰詢謀濟濟君子問誰出內
潔潔廉士道本乎心暢於四支治本乎正形於百爲黜吏
斂手齊民揚眉江淮藪空夜析弗施公臥於齋邦民悽悽
公衣升屋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鬢言旋棠樹未老周人

慕焉熊耳之陽泱泱洛川佳城在茲旣固且安松楸瑟瑟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阡

唐故外甯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

公神道碑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仕中國遂爲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蚤以武勇絕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於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

劉賓客文集卷三

三

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爲之碑其名益顯公卽侍中之元子母曰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爲書生元和中太尉愬爲魏帥下令掄材於轅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爲子弟軍列於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效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參軍長慶二年常山眾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於帳下沂公發跡於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兵問罪於北一作此疆且報家禍布旣啓行士氣不振渙然內潰獨與宄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爲中軍都

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闕然推戴之請爲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驛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眞侯命之實有魏土從眾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於父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目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爲貴門君恩至矣非痛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識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禍不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旣叶萬眾潛化天子

劉賓客文集卷三

十三

聞而嘉之曰彼眞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旣貳軍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得以參決濟革故態人知嚮方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舉而下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廬詔允之遂赴北闕下得覲於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慮陰爲寇謀我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瀝款於賓筵爾母抗詞於簾下願

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啓發出於爾心今滄海底平策勳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爲侍中遷鎮於近地加爾禮部尙書析相衛澶三州爲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遷讓已爵禮無違者翌日詔下於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聞泰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於路仰天長號因葬於洛陽之印山冀國夫人祔焉寢苦枕塊以所仇同天爲大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爲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督之輿疾卽路間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於滑一歲入爲右領軍衛

劉賓客文集卷三

七

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於邠土孟秋至治所首冬邁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鸞幃革之儀薨於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尙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於洛都夫人琅邪王氏祔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煥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請曰婺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詞以傳於後也君子以爲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鍾於侍中孔武且貴奉土致命宜昌

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說文字虎穴之中
生此騏驥大和紀元滄景不虔子弄父兵跳浪海壖有鄰
陰交蝟起雞連詔下薄伐良隅騷然時惟侍中實統魏師
蓄銳未發眾心危疑僕射爲子陳謀盡詞興言涕零有感
尊慈絕姻效節精貫神祇滄波底甯王師衰之乃遷元侯
來鎮近畿乃胙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節焜燿當時倏忽
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雖大盲風不知干雲之臺列缺焚之
哀哀孝嗣於此大酷迎護幃幃轉葬於東洛訴天觸地血染
縗服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
暨於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祿綺紈之間珪組累累如彼

劉賓客文集卷三

五

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有子穉齒行號執禮歸窆蒿里
洛水之陽循邛之趾昭尊穆敬幽顯同理舊松新柏亦象
橋梓刻石紀功垂於萬祀

劉賓客文集卷四

唐中山劉禹錫著

碑釋門銘記附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諡曰大鑿實廣州牧馬惣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尙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

劉賓客文集卷四

一

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智爽後五百歲而達厚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鑿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人之莫己若而不若置之邪我不得而知也按大鑿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沒百有六年而諡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

傑異父乾母坤獨肖二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
授以寶器晏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
妙藥差一作瘡其瘡一作瘡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

積億著空執有谷走其域我立眞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
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遠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
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 并引

吾旣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
之旨作佛衣銘曰

劉賓客文集卷四

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救世
來爲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
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
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旣還狼荒憬俗
蚩蚩不有信器眾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
傳豈無己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
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唐故衡嶽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於榮一有破榮
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一有擯

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輕制
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爲莊嚴國必
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爲上首津之後雲峰
證公承之證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
其門者爲正法馬公號知儼曹氏子世爲郴之右姓兆形
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因厚者歟生
九年樂爲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笥入岫嶼山從名師執
業凡進品受其聞經傳卽皆當時大長老我入明門不住
諸乘我行覺路徑入智地居室方丈名聞大千護法大臣
多所賓禮嗣曹王臯之鎮湖南請爲人師自是登壇莅事

劉賓客文集卷四

三

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瓔珞爲
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爲應之
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三
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且湯沐剃頤頂與門人告別卽寂
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生能全我真故死不速朽
將有願力邪余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
於寺東北隅傳律弟子中異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璨與
其徒圓靜文外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
咨余乞詞乃作長句偈以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

津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祀南方學徒宗奧旨幼無
童心至兒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幾五里陶侃故
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 waters 吁嗟律席之名兮與湘流而
不已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邱凡二
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爲第一祖又三
傳至雙峰信公雙峰廣其道而岐之一爲東山宗能秀寂
其後也一爲牛頭宗巖持威崔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
一支爲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

劉賓客文集卷四

四

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羣書旣而歎曰此仁誼言耳吾
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旻改逢掖而緇居是
山晏坐石室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
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
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
神授至於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眞耶揭立江左名聞九圍
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爲天人師者皆脈分焉顯
慶二年報身示賊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坐未
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待太和三年潤州牧
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尙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閩百

爲大備尙理信古儒立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於眞實相深達焉常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執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旣從衆心知歸撞鐘告白龍象大會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卽相生敬明幽同感尙書欲傳信於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土解空而離相中土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眞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爲無爲也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劉賓客文集卷四

五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一作樞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

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寢息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啓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私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眞實者卽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覬福罹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

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形政不及
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推四海之大羣
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爲世導師焉禪師諱
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尙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
遵壞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荷
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鐘蘊聲扣之斯應陽燧合焰晡之乃
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家
者眾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
得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
倦愍彼南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

劉賓客文集卷四

六

起教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
者漸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瘡矇洞聞荒憬潛革邑中長
者十方善眾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服引僧舍身
心恆寂象馬交馳墮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
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憐然化俱神歸佛境
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於茶毗三百有六旬矣瓜髮加
長容澤差衰眞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千
百焉於戲肖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位故殊
相以現靈亦猶鳳毛成宇鱗角生肉必有以異不知其然
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升乃率其徒圓寂道弘如亮

如海等相與拔淚具役建塔於禪室之右端從眾也初廣
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
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
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與
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一謬謂余爲習於文
者故繭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寢遠且
曰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颺於金石傳信百劫彼墮淚之感
豈儒家者流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眞俗文曰

如來說法徧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爲禪至道不二主言
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佛衣生塵

劉賓客文集卷四

七

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
寥然高山之隅爲法來者千百人俱裔民啗啗戶有屎渠
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旣普度門斯盛合爲一乘散爲
萬行卽動求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乃得究竟生非我樂
死非我病現滅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說付囑其誰等空
無得後覺得之像闕虛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佛薪盡於乾竺而象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爲淨土是
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爲彌勒像
者重千鈞睟容瑞相人天兩尼鼻氏卒事而它工未備故

寓於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瞻禮發信赤肩白足
入諸大城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信財無量繇
是購工以嘗巧募徒而畢力四輩增增工麾以肱中樞外
脈陰轉陽動欵如地踴岌如山行大匠無言尊客嚮明青
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鬘蔥龍四垂邑人膜拜如佛出
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泣於佛前因持片石乞詞以示後按
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庫皇唐神龍中爲水所壞有
波邪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頓錫不去遂移於今道場
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岡其經始與克修皆蕃僧是力後之
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夔人姓穆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
陵名僧受具肇自貞元二十年甲申歸此寺願崇建有爲
凡修大殿立菩薩大弟子侍佛左右逮長慶癸卯有成其
善植德本者歟

劉賓客文集卷四

八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佛說華嚴經直入妙覺不由諸乘非大圓智不能信解德
宗朝有龍象觀公能於是經了第一義居上都雲華寺名
聞十方沙門嗣肇是其上足以經中九會纂成華藏圖俾
人瞻禮卽色生敬因請余讚之卽說讚曰

清淨不染花中蓮捧持世界百億千踴出香海浩無邊風
輪負之晝夜旋大雄九會化諸天釋梵八部來森然從昏

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性自圓寫之緇素色相全是色非
色言非言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右門街

一無街字

大遠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

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繡
於碧霄望之如崑閩間物大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修邊
備南詔君長謀得內空乘隙全入鬪於城下或縱火以駭
眾此寺乃焚高門修廊委爲寒燼如是者再歲帝念坤維
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爲煠墟載興
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捧吏以吾絡錢三十萬

劉賓客文集卷四

九

爲經營之基自公來思蜀號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檀施公
言旣先應如決川乃傾囊袖乃出懷神勝因化愚慧力攝
慳男奔女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指眾徒藝者運思以
役眾技斥鋸磨礪丁丁登登陶者儲精巧者效能欸自火
宅復爲金繩沿故鼎新因毀成莊華夷縱觀萬目同聳旣
告訖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是都人舞弄而
謠曰昔公去此福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
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
日之時大和某年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氏其它發
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寮一作介將吏若僧徒

劉賓客文集卷五

唐中山劉禹錫著

論

辯迹論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污崇

一作隆

視輔臣之用

否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焉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道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尸曉爲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

劉賓客文集卷五

一

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於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之而歎曰得李靖爲帥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滅國之難能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爲慮居功之爲慮也古之爲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子質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旣成位旣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邪

道相籠久矣其後敬立擅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
進蕃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
材以戶曉之迹此我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
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
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
無以應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慕其
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賢論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賢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
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邕也故用於天

劉賓客文集卷五

二

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汚內堅剛而外溫潤
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
死義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
先後行列者雁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
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
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
寡齒卑而所蔽者眾言未足以動聽故必傲發以取異行
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今由士爲大夫捨雉而
執雁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上乎
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爲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

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宏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宏非其所則志遠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論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分明矣求刑賞之潛濫得乎

華佗論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上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賢偏反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

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

劉賓客文集卷五

三

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悲執柄者之悲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於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於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邪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待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我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悲而殺材能眾矣又烏用書佗

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學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學有高名猶以可懲爲故事矧它人哉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音粹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莖荼未嘗擇善蹈躑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

劉賓客文集卷五

四

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蕪樹陰而擎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竅豎液礪砭錐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

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恆在佞而罰恆在直義

劉賓客文集卷五

五

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恆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恆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於寒暑云爾生平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於華榱飽於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强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我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又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又何哉天無私

劉賓客文集卷五

六

故人可務乎勝也我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乎人已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天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湑澗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阨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

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
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
其數乘其勢耳彼贅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
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
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
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
恆圓而色恆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
乎恆高而不卑恆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
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
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

劉賓客文集卷五

七

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
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
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
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恆資乎
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
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
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
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
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狽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
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

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
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歷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
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
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
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頭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
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
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
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

劉賓客文集卷五

八

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

按尚書傳云海隅
蒼生謂草木也

動類曰蟲保蟲

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
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
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
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
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駁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柳宗元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
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
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

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旣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
底爲癰瘍疔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
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
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
也滋甚其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蕃而息之者物之
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
以井飲窆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堰洩築爲牆垣城郭臺
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
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倅倅衝衝攻殘敗撓
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

劉賓客文集卷五

九

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
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
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
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
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
終其說彼上而立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
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
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
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急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
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

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實罰者大謬呼而怨欲
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
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邪

劉賓客文集卷五終

劉賓客文集卷五

劉賓客文集卷六

唐中山劉禹錫著

論

因論七篇

劉子閒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爲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於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立匪寓以因爲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藥

劉子閒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煬然

劉賓客文集卷六

焚如客有謂子子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蹶者造焉而善馳矧常病也將子詣諸子然之之醫所切脈觀色聆聲參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聲乖所由致也今夫藏鮮能安

穀府鮮能母氣徒爲美疹之囊橐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

丸可兼方寸以授子曰服是足以淪昏煩而鉏蘊結銷蠱

慝而歸耗氣然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

微其齊也子受藥以餌過信而腿能輕痺能和涉旬而病

癢絕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

如精或聞而慶子且闕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難遭

已顧醫之態多膏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益重求之所至益深矣子昧者也泥通方而狂旣效猜至誠而惑勦說卒行其言速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周體如痞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吒曰吾固知夫子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躓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訊毗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毗增增扶班白挈羈角齋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子曰斯宋人梁人

劉賓客文集卷六

二

亳人穎人之逋者今復矣子愕而訊云子聞隴西公囑轂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俸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贍之格歟碩鼠亡歟瘠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我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間孽而武臣顛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鷙其理而蚩其賦民弗堪命是軼於它土然咸重遷也非阡危擠壑不能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爲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鉅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

歸惡待事實之及也子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矣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歎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於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何足之病歟今穀觶然將安之歟叟攬糜而對云瑰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爲君畢詞焉我僦車以自給嘗

劉賓客文集卷六

三

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掣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輒不償及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尙腴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羸伊禁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卜剛日矣是往也當要平聲售於宰夫

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子方寔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蹶然而哈曰我之活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齧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爲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我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叩牛角而歎曰所求盡矣所利

移矣是以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旣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擒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孰不匱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傲舟

劉子浮於汴涉淮而東亦旣釋縛纒榜人告子曰方今湍悍而舟監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柳以室之灰以瑾之劑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龜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遏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檣弭櫂次於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遊肆而觴矣或

劉賓客文集卷六

四

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高寢矣吾曹無虞以晏息矣逮夜分而窾隙潛澍渙然陰潰至乎淹簣濡薦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墟僅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抵於泥沙力莫能支也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曩子兢惕也汨洪漣而無害今予晏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劒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至於覆國夷族可不傲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傲斯弗及已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絀邇之於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驛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爲爪士獻言於上有旨趣如京師頃其至則伋焉五輩咸頌其體毅其容動睛睚如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噉有聲泗濱守伍由將授也說而勞之饗以大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挾鼎如飛者絢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脈不債者屣巨石而齊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於上也異日語於儒家者流有客怫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棗期門而振衿服我之力異然以道

劉賓客文集卷六

五

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羸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驛其駢饋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矣子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子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眾口也攻玉於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櫝多客聞之破涕曰我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伯氏佐戎於朔隰獲良馬以遺子子不知其良也秣之稭
秕飲之汚池廢摠也上疝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韋其
易之如此子方病且窶求沾於肆肆之馭亦不知其良也
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求之謂善價
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觀之周
體怡然視听然笑既而拊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覩於是
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鏘如睦如翔如之備邪
今夫馬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藏銳於內且秣之乖方
是用不說乎常日須其齒備而氣振平聲則眾美灼見上可

劉賓客文集卷六

六

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裴也聞言竦焉遂傲其僕獨其
卓筐其惡蠶其溲糞以美薦秣以薤粒起之居之澡之拒
震音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
驥德聞客有唁子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買也微子灑然曰
始予有是馬也子常馬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
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將齧抵以櫪
策不知其籥雲也昔之噓吸也謂爲疵爲癘投以藥石不
知其噴玉也夫如是則雖曠日厯月將至頓踣曾何寶之
有焉繇是而言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於五殺
皮乎客謾而竦子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

取然猶爲之若此矧德蘊於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歎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於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逮浹日子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疹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旣微而怠其說倦眠於衾而興焉倦隱於几而步焉面不能罷頰髮不能捐櫛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疎錦反如復瘳於躬進藥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視旣分則嚮時之僕已睨然執柎圈侍子於前矣予訝焉曰曩

劉賓客文集卷六

七

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諄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諄諄而答云己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間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歎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頽廢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社櫟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哉

劉賓客文集卷七

唐中山劉禹錫著

論

辯易九六論

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我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它日子與董生言及易生曰我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請徵諸揲著夫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爲五再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爲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於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故易繫注云乾一爻三十六策也一變而過多與歸奇而爲九再變而過多與歸奇而爲八三變如之是老陰之數分措於指間者二十有五策焉其餘二十有四四而運得六是已故易繫注云坤一爻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少陽之數分措於指間者二十有一策其餘二十有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少陰之數分措於指間者十有七策其餘三十有二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故曰舉老而稱亦曰尙變而稱且夫筮爲乾者常遇七斯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爲坤者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乾

矣在左氏國語有之晉公子親筮之曰尙有晉國得貞屯
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按坎二世而爲屯屯
之六二爲世爻震一世而爲豫豫之初六爲世爻屯之二
豫之初皆少陰不變斯非八乎卦由老數而舉曰六筮由
著數故斥曰八在左氏春秋傳有之曰穆姜薨于東宮始
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三三艮下
隨三三震下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
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艮之六
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實幽也遇
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說于姜也何則卦以少爲

劉賓客文集卷七

二

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卽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
是也變與定均卽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
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
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爲雜
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臻極之理也劉子曰余與董生
言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爲不誣矣余又於左氏二書參焉
若合形影然而世人往往攘臂于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
達著邪而材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明是
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時貌從者什一二焉嗟乎由數
立文所如皆合昭昭乎若觀三辰其不晦也如此然猶貴

聽而賤視齟齬五齟然莫可更也矧無形之理不可見之

道邪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初董生言本畢中和中
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

第一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三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三第三指與第二指同

右卦從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偶第

二法天故益成奇第三人極法天故同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遇三遇二並謂之少與一第二指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第三指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右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策四四運

之得九為老陽故易繫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注

云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爻二百一十有六

劉賓客文集卷七

第一指遇四益四與掛一為九第二指遇四益三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第三指遇四益一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四策四四

運之得六為老陰故易繫云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謂

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一百四十有四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第二指遇四益三并掛一為八第三指遇四益三并掛一為八

右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為主通計二十一策

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遇四益四并掛一為九第二指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第三指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右初指多第二第三少以多為主通計一十七策其

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 遇少謂二也並止於五 第二指 遇多謂三四也並止於八 第三指 又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四

右初指少 第二指多 第三指又少 以多為主 通計一

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 遇多謂四也止於九 第二指 又遇多謂三四也止於八 第三指 遇少謂一二也止於四

右初指第二指並多 第三指獨少 以少為主 通計二

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 遇少止於五 第二指 又遇少止於四 第三指 遇多止於八

右初指二指並少 三指獨多 以多為主 通計一十七

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八為少陰

右揲著數

劉賓客文集卷七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

夫艮三三 艮下艮上 之隨三三 震下兌上 唯六二爻不動餘五盡變

變者遇九六也二不動者遇八也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夫屯三三

震下坎上 六位盡不遇六九故不動既無所之即以世爻為占

按屯是坎宮二世卦如以一為占則遇八夫豫三三 坤下震上

是震宮一世卦以初六為占亦遇八章昭於此注云內曰

貞外曰悔震下坎上為屯坤下震上為豫言得此兩卦震

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所

以筮史占之謂閉而不通者爻無為也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謂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當坤之策一百四

十有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當凡三百有六

十當暮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

六十四卦都三百六十四爻陰陽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

陽爻一爻三十六策合為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爻二

十四策合為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數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也三變皆柔太陰之

象也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也一柔二剛少陰之象也少陽

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因綜四象

劉賓客文集卷七

之變而成八象焉八象之位而八卦之本列矣注云太陽

始動施于太陰而生震象之七謂少陽之七再動于壯而

生坎象之七謂再索而得男也三動于究而生艮象之七謂三索而得男

也太陰始動施于太陽而生巽象之八謂少陰之八再動

于壯而生離象之八謂再索而得女也三動于究而生兌象之八

謂三索而得女也是以九六七八分為八象

右論大衍

國語又云董因迎公于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臣筮

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

濟之有章昭云泰三至五震象為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

與貞屯悔豫義同劉子曰昭此說用互體有震按董因之
言天地配亨是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之爻夫泰乾坤
體全內外位正內爲身外爲事卜得國事也以外卦爲占
六五居尊位故統論卦下辭曰小往大來爻遇歸妹故曰
天地配亨何必取互體也

右與董生言易

劉賓客文集卷七終

劉賓客文集卷七

